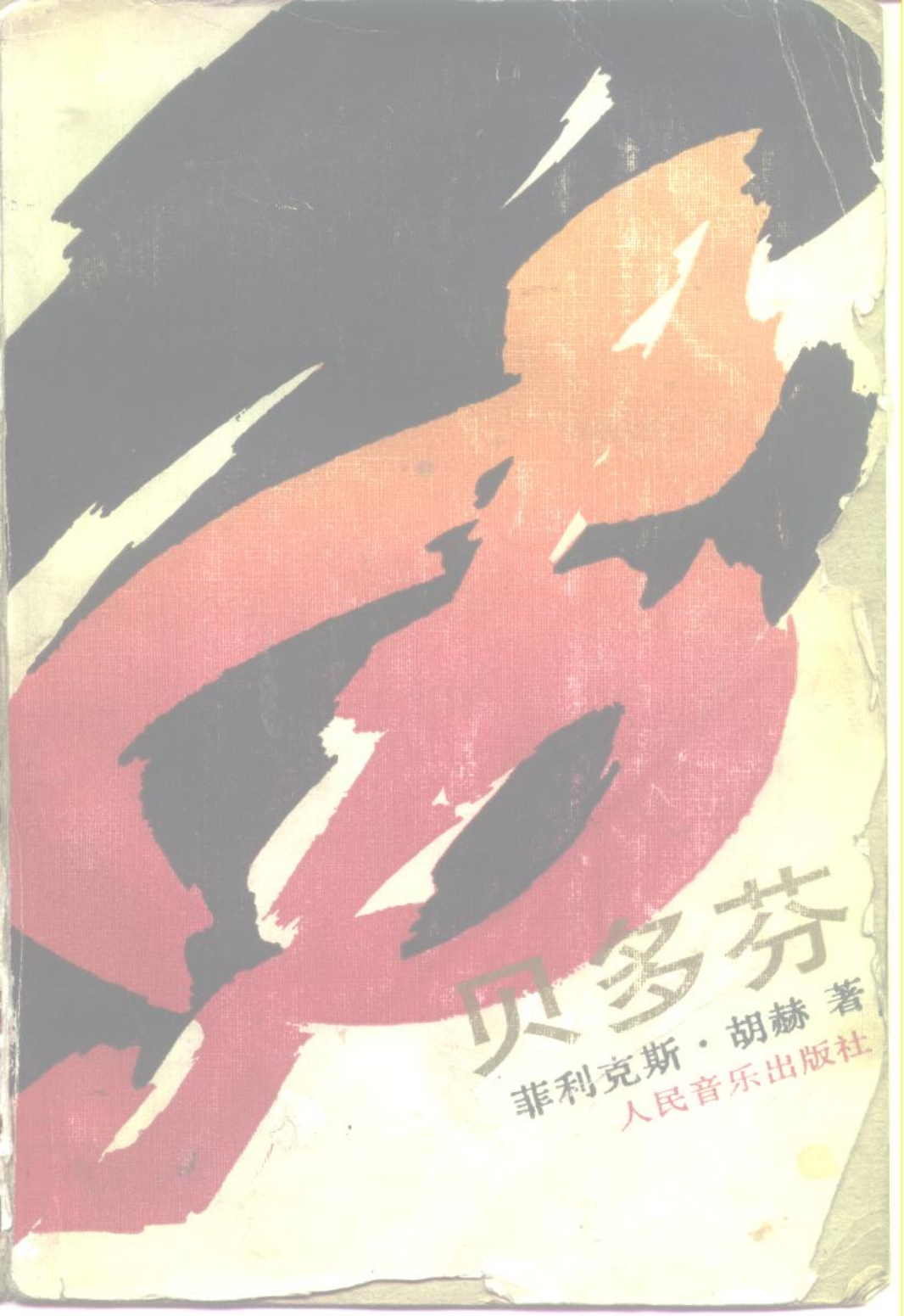




贝多芬

菲利克斯·胡赫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F. Huch

Beethoven

本书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哈尔特弗
里德·佛斯出版社 1975 年版译出

贝 多 芬

【德】 菲利克斯·胡赫著

孙 则 明译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350 千文字 16.75 印张

199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265 册

ISBN7-103-00587-7/J·588 定价: 8.85 元

目 录

第一部 青年贝多芬·····	(1)
第二部 贝多芬的成果·····	(297)
作者后记·····	(533)

第一部 青年贝多芬

第一章

那是十二月的一个夜晚，无数星星闪烁在暗蓝的天空，映照着汹涌奔流的莱茵河水。波恩，这个古代科隆大主教驻蹕的城市正在沉睡中。黑暗笼罩着波恩的千家万户，只有一丝微弱的灯光从一家后院里楼上的窗户中透了出来。这间房子里躺着一位临产的少妇。用石灰粉刷过的屋子又矮又小，四壁萧条，一盏黯淡的油灯勉强能使房间不陷入黑暗。一个烧得通红的小铁炉，使屋里的空气热得几乎让人难以忍受。

一位老妇人正坐在一把高靠背的椅子上打瞌睡。经过漫长的劳苦生涯，她的手脚已经不大好使了。此刻她正沉醉于房间的温暖。由她看护的那位少妇在经过阵痛的折磨之后，也疲乏得昏昏入睡了。由于生活的辛劳，几道深深的皱纹已经过早地爬上了她的脸庞。她正沉浸在梦乡，脸上浮着微笑。

她仿佛听到父亲在说：“小伦，和我走一趟好吗？今天皇宫里有好多好玩的。”她高兴地跳起来，抓住父亲的手，一齐上路了。皇宫雄踞在那宏伟、古老的凯旋门后面。他们俩走进御膳房，那里美味佳肴的香气扑面而来。厨师们穿着雪白的围裙，在长长的镏金灶旁忙碌着。厨师长走到父亲面前必恭必敬地报告了膳房的情况，然后用银勺舀了一盘汤端到父亲面前。父亲用挑剔的姿态尝了一

口说：“来，我的小馋猫，你也来尝一尝！”——多么鲜美的汤啊——“噢，孩子，不要那么着急，小心烫坏了胃！”但是她全然不顾，仍然一口接一口地喝着。

“你看这孩子！”父亲说道。厨师们也都开怀笑了起来。——噢，肚子里烧起来了，越来越厉害——痛！她不由得喊出了声——醒了。

坐着的老妇人有点慌了，她费力地站起来，走到床边，咕嘟了不知道几句什么，一切又都安静了，两人又都回到了梦乡。

玛格达伦娜站在维斯塔顶的平台上向郊外望去。她的目光找到了莱茵河对岸那座架在摩赛尔河上的古老的桥。她的目光继续顺着河流，沿公路大道望了下去。在莱茵河一个转弯的地方，她的目光停住了。母亲正站在她的身边。身上穿着熨居的服装，一双凹陷得很深的眼睛在布满皱纹的脸上闪着忧郁的光。“孩子，你又在寻找他吗？那个波恩人？随他去吧！那是好不了的！”

“妈妈，晚上你到哪儿去啦？”

“还不是象往日一样，在教堂的台阶上。只有在那里才觉得心里踏实一点。别再想那个波恩人了，那个不可靠的歌手！”

她耳边顿时响起了竖琴伴奏的歌声。妈妈不见了，他出现在面前，她扑倒在他的怀抱。

“伊安，”她喊道，“伊安！”——喊声惊醒了她自己，“伊安，你来了吗？”她寻觅的目光遇到的只是沉睡中的老妈妈。

阵痛又向她袭来，好象是利用她睡着的时候积蓄了力量一样。现在一场沉默的搏斗开始了。她额头上渗出了亮晶晶的汗珠，握得紧紧的双拳在胸前颤抖着，牙关咬得咯咯作响。千万别喊出声来，别惊醒了眼前的老妈妈！当一次狂暴的阵痛过后，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现在可以喘一口气了。

现在如果他在身边该多好啊！——微笑顿时从她脸上消失了，挂上嘴角的是缕缕愁丝。他参加演出的歌剧应该早就结束了。他一定又是和他那一帮酒友坐在酒杯面前，一口口地喝下他小小家庭所必需的那点薪水。唉，当第一个儿子降生后的一年里，他的变化有多大呀。他曾经多么温存，多么关心她啊！几乎寸步不离家。当小路易斯降生时，他是那么高兴，可接着却又是那样的灰心丧气——他们的孩子不久就夭折了。现在他又会是个什么样呢？他心里还会有爱情的影子吗？酒现在几乎成了他的主宰，妻子在他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小了。他还会坐在床前，握着她的手吗？——她现在是多么孤寂可怜啊！想着，想着，她不觉眼泪盈眶。不！不能这样，这会影响孩子的，会使他一生性情忧郁的。她现在已经开始拿出一个寂寞寡欢的母亲的全部热情，来爱抚她的孩子了。希望再是个男孩子吧！这一次上帝不会再召回他去的！至尊至善的主是不会那样残酷无情的！

“噢，痛啊！”她清醒地感觉到，现在是最后时刻了，必须把接生的老妇人叫醒——不久，一个小生命强有力的呱呱叫声充溢了这个狭小的房间。

“是个男孩子，贝多芬夫人，”老妈妈喊着把那小生命递给她。玛格达伦娜·贝多芬长久地注视着孩子，她善良而美丽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她低声絮语：“上帝，我感谢你！”不久，这座波恩小巷里的后楼也就和它的周围完全一样，陷入到一片漆黑之中。

天上的星斗在渐渐地移动，午夜已过。木星高悬在天空，这颗恒星中发光明亮的星，它把预兆着光明的清辉倾注到了整个世界。它照亮了莱茵河畔这座黑暗的城市，照亮了黑暗中那座小阁楼。柔光穿过窗户，洒在摇篮上，交织成一片温和光线的网，笼罩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那孩子安静地睡着，迎接他未来的一生。

*

教堂的钟敲响了三声，靠近市场的一家小酒馆门打开了，送出一批过时不归的客人。他们的出现使寂静的广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他们分手道别，各自奔向自己的家门。他们其中的一位直奔波恩小巷的方向，他显得异常兴奋，意犹未尽。只见他不时自言自语，而且还不时地用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来打断自己的话。他最后挑战式地说了一句“总有一天会让那个可恶的意大利人尝尝滋味”，就开始用意大利语唱了起来。他的好嗓音冲破了这小巷子的宁静。

“跟着我唱，意大利人，你能行嘛！跟着贝多芬唱，学着点我这无名的歌手吧！跟着唱啊！我在竖着耳朵听呢！”他说完这番话又发出一阵充满讽刺的哈哈大笑。“什么，不高兴？好吧，那么，下一次再说，我就住在这里。”

他掏出钥匙打开一扇笨重的门，通过甬道走进院里，打开后楼的门，爬上了二楼的楼梯。走进卧室，他点着了灯，目光落在了摇篮上，落在了他妻子醒着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上。

“伦娜！”他喊道，“伦娜！我没有在你身边！”他那高大的身躯顿时矮了下来。“伦娜！请原谅我吧！”他抽泣着屈膝在床前，把脸埋在了被子上。

“伊安！”他妻子叫了一声，随即沉默了。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伦娜！”他呜咽着喊道：“你真好，你是个神圣的人！”

“伊安！我的伊安！”她平静地回答道：“不要激动！这不一切都很好吗？我爱你，你也还有点爱我，不是吗？”

“我爱你，我崇拜你！”她丈夫喊道，连连吻着她的手，吻着她的

手臂，吻着她的脖颈。

她推开他说：“去看看你的孩子吧！是个男孩子！”

约翰·范·贝多芬站起身来，走到那婴儿的摇篮面前。孩子醒来了，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好象很严肃地望着父亲。这位做父亲的人瞪大了眼睛看了孩子好一段时间，然后又回身跪到了做母亲的床前。

她低声问道：“你有话要说吗？”

“伦娜！我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向你起誓：我一定改！我要永远对你好！永远不会再让你对我有一点埋怨！从此我绝不再让一滴泪沾上我的嘴唇！”他越说越激动，一种责任感不觉油然而生，热泪沾满了衣襟。

“咳！谁也没有强求你这样做！伊安！”

“我自己要这样做！你就看吧，这一次我说得到就一定做得到！”

“不，伊安！根本不需要这样！只要你能象一年前那样，就完全可以了！我们就会幸福的！”说着她疲乏地合上了眼睛。

“我要向你起誓，伦娜！我要以神的名义起誓！你会对我满意的，你和你的孩子会高兴的！”

幸福的微笑掠过她的嘴角，“谢谢你，伊安！现在让我们休息吧，亲爱的！”

丈夫在她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又走到了摇篮边。孩子还在睁着眼睛，直直地盯住他的父亲，做父亲的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转过身去，说：“晚安，伦娜！我到下面的单人沙发上去睡。晚安，亲爱的！”

那位做母亲的还是长时间不能入睡。她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激动：今天又给她送来了新的孩子和新的丈夫。——我的上帝，

他还在喘气吗？一阵恐惧突然抓住她的心，她伸手去摸摇篮，去摸那床小被子。她似乎微微感到了一丝几乎不易察觉到的温暖呼吸。她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仰身躺下。她终于也安稳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天空的星星都已逐渐黯淡，只有那颗启明星还在努力和喷薄欲出的旭日做着最后的较量。最后它也渐渐消失了。炽红的太阳升起，霞光染红了房顶上的皑皑白雪。在深蓝色的天穹下，晶莹的原野一望无际，素裹上又添红装。气象万千在非常的和谐中升起了色彩和光明的胜利。

此时波恩小巷仍然宁静无声，只有两个孩子从墙角冲出来打雪仗，用雪球投来掷去，奔跑着造成了一片迷濛的雪雾，几乎撞倒了一位刚从一间小屋里走出来的老先生。他不由得咽下了涌到嘴边的一句埋怨话，只觉到对孩子们活跃生命源泉清新的同感。还没等到他清醒过来，那两个孩子早已消失在一片茫茫白色之中。

毕竟青少年是黄金时代啊！”宫廷乐队大师范·贝多芬自言自语地说着，又把他那红色的大衣裹得更紧些。他迈着稳健的步伐，从吱吱作响的雪地上走向他儿子的住所。

他到二楼的门前敲了四下，前三下音量相等，最后一击略有加强——没有动静——他又敲了一遍，这次敲的四下，有的有力而徐缓，有的坚定而果断，最后的一击是强烈的变音。仍然没有反应。他推开了起居室的门。沉睡的鼾声从沙发上传来。老人走近几步，端详着那张睡着了的脸，它漂亮，但是稍微有点憔悴。老人摇了摇头，转身爬上通向楼上的楼梯，在楼上的一个小门前他停住脚步，按住心跳，喘了几口气，又重复了他那四下有节奏的敲门曲。

“请进来吧，亲爱的爸爸！”传来了柔和的声音。这位宫廷乐队大师走进屋里，他那刚刚习惯了银色世界的眼睛一时适应不了屋里的黑暗，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迎面扑来的混浊空气也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啊，我的好孩子，怎么样？你觉得好吗？”他一面问着，一面摸索着向前走去。

“很好，爸爸！您看看摇篮里！是个男孩子！”“玛格达伦娜，”老人的声音有点颤抖，“指给我，让我看看！”他蹒跚地走向窗前，把窗帘拉开。阳光泻进了屋里。

“玛格达伦娜，我们真有福气啊！谢谢你，我的好孩子！”老人恭敬地在脸色苍白的儿媳面前弯下腰去，吻吻她的手。她幸福地微笑着。

“啊，我们未来的主人！你来啦？！啊！你原来长得是这个模样！”当他俯身到小摇篮上时，他的蓝眼睛高兴得放出光芒。他的小孙孙还在安详地睡着，紧攥着的小拳头贴在腮边。

老人长久地站在摇篮前一动也不动。最后他低声说：“玛格达伦娜，这是至尊上帝的恩赐！上帝确实能听得见我的祷告。一个男孩子！家族的传宗接代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贝多芬！你看他的额角是多么丰满啊！注意，要记住，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

“只要他能长成一个诚实本分的人，我就很满足了！”母亲回答说，她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消逝了。

“一切都很顺利吗？”老人问。

“都很好！亲爱的爸爸，谢谢您！”

“你们要给他起什么名字呢？”

“如果您愿意做他的教父，爸爸，就用您的名字吧！”

“我当然愿意!”他又吻了一下他儿媳的手。“那么,好啦,好好休息!大人孩子都要给我壮壮实实的!今天下午我还会来的!”他说着礼节性地欠了一下身,转身下了楼梯。

*

这位宫廷乐队大师回到自己舒适而又温暖的房间里。空气中还漂浮着高级烟草的余香。他满意地嗅着这种气味,想起出去时烟斗里装上的烟丝还没有吸完,于是又点起了烟斗。这时,前厅里响起了沉闷的钟声。

圣诞节弥撒的预演还没到时间,他把椅子挪到窗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坐下来休息。房间里十分安静,他坐在那里,吸着烟斗,沉浸在遐想中。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把烟斗插到原来的地方,从书桌里抽出了一个皮制文件夹,里面珍藏着他的家谱。家徽是一棵盘根错节的参天橡树,它出自名家之手。树上挂满了小牌子,牌子上写着每一个家族成员的名字。老人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他的鹅毛笔,用坚定而沉重的手,在一个空白的小牌上写下:“路德维希”。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看着墨水慢慢地变干,直到最后一点残余的水气完全消失。他感慨地长叹一声,合起双手,低声祷告:“在天的伟大上帝!你又恩赐给我们一个传宗接代的人,但愿他能长寿,但愿他能胜过他的父亲吧!”

他的目光慢慢地从谱牌上的一个名牌移向另一个名牌。面前显现出了过去时代的画面。最早的先人曾经是法兰密克的农民。贝多芬是一个人口兴旺的家族,就象家乡肥沃的土地一样丰产。这个家族的一支后来迁到了安特卫普。它在如意卫大街上有一间小房子,门楣上刻着几个骄傲的字样:“地球世界!”一啊,是这样!一,但是这世界里面却隐藏着贫穷和苦难,因为仅凭着裁缝手艺是难

以养活十二个孩子的。做父亲的坐在他那矮矮的工作案子旁，针头线脑实在和他粗壮的手不相匹配，这双手用来挥拳操戈倒更合适些。这一位老祖宗和贝多芬家所有的人一样，脾气暴躁。家里越是贫穷，孩子们也就越深地感觉到他脾气的暴躁。当他有一次无缘无故要打他那已经十八岁，而且已参加了一个歌咏队，并能挣钱糊口的大儿子时，这个儿子离开了他的家。从此父亲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这个儿子。

一个波恩人，玛丽亚·约瑟娃·波尔。这个青春年少的歌手在波恩克列门·奥古斯特辉煌的宫廷里获得了职位，也同时博得了约瑟娃的爱情。他们结成终身伴侣，那是多么幸福的年代啊！可怜的约瑟娃，如果她早辞人世，也比病魔缠身后和丈夫分居，在科隆教会养老院的煎熬中度过一生要好得多。

另一个家谱牌上有这个歌手三个儿子的名字。其中两个名字旁边已画上了十字架。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约翰内斯是他唯一活下来的儿子，是他的全部希望。他给了儿子一副出色的歌喉，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传给他那种高尚的品格。约翰凡事任性、轻率，而且嗜酒如命，让他这个做父亲的经常担心、发愁。说到他的婚姻，可怜的玛格达伦娜！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是一个对丈夫再好不过的妻子。可惜她不是她丈夫所需要的那种妻子，他需要的是一个能管得住他的人。她不但不管他，甚至还把他的丈夫尊奉得象上帝一样，常常说他应该娶一个名门大户的小姐做夫人。

“可怜的伦娜！”老人心里暗暗地说道：“你要是不遇上他，一定会比现在幸福的！”

他很快地站起来，把文件夹放回到原来的地方，又从一个秘密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摩洛哥山羊皮做的小盒子。里面盛着一枚美丽的宝石戒指，那是已故选侯在他作为乐队歌手任职二十五周年纪

念日时赠送的礼物。“这个宝贝我要在今天洗礼命名之后送给她。”他自言自语地说，“伊安是肯定拿不出什么礼品来的。对于贫苦的人来说，也许给她钱更有用些。不，今天不！今天要让她忘掉那些艰难的日子。”

时钟打断了他的沉思。试演的时间到了，他可能要迟到了，这将是他在波恩任职三十八年以来的第一次。他赶快把戒指放回了原处，锁上书桌的抽屉，穿上他的红色大衣，拿着钢琴曲的总谱，走上了前往宫廷乐队的道路。

乐师们已经聚集在风琴前的舞台上，他们都压低了声音在交谈着，怕打扰了他们年老的风琴师。他是宫廷乐队大师的同乡和好友——乐队指挥范·菲顿。此刻他正因大师的迟到而有点精神不振，把头靠在风琴上打起了瞌睡。乐队大师范·贝多芬到来的声音惊醒了这位老风琴师。老风琴师向他朋友颌首示意，并且疑问地注视着他。宫廷乐队大师迎着老风琴师的目光，用法语回答说：“是个男孩，一个结实的小伙子！”说着他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举起手来。整个大厅里响起了风琴的回声，祝愿的歌声从歌咏队中升起：

欢乐吧，欢乐吧，你们这些世人！

拯救你们的人今天已经诞生！

第二章

约翰·范·贝多芬自从他儿子诞生后似乎是换了一个人，他恪守对妻子的许诺，断绝了和他原来那帮酒友的来往，只偶尔在家里喝很少的一点酒。房间里不时传出他爽朗的笑声，传出他欢快的歌声。他有一副好嗓子，在波恩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父亲也对儿子的改邪归正感到满意，他的儿子现在无论是在乐队里或是在剧院里，都热情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每当宫廷乐队大师从高高的指挥台上望见舞台上站着的儿子，心里就深感骄傲，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样风流潇洒，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把人类的美好心灵化入表演之中。这是人们学不来的才能，它是来自天赋。可约翰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当父亲的自己也不明白，因为贝氏家族从没有过象他那样有金子般歌喉的人。现在他儿子有了那么多的学生跟他学唱，要多少有多少。波恩的豪门望族争相聘请，请他任家庭教师。这当然也带来了一大笔收入。每当约翰领到薪金或是比较多的教学酬劳时，他总是满怀喜悦地回到家里，“伦娜，过来！坐下！闭上眼睛！把围裙兜起来！”一阵哗哗的声响，象一道小溪一样，无数枚金币倾泻到了她的围裙里。“怎么样，太太，拿去过日子吧！”“伊安，你真能干！”玛格达伦娜拉过他丈夫吻着，说道：“等一等，现在你也该得到应有的奖赏了！”她从为过节准备的食物中取出了一瓶酒。

那时贝多芬一家的日子确实过得有声有色。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经济上都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挣来的钱，随手又都流了出去。但是他们生活得舒畅安闲，心满意足，沉浸在无啥奢望的快乐之中。

这样的生活在玛格达伦娜的命名庆祝日达到了顶点。约翰整天在城里跑来跑去，遍访了男女同事、乐队的音乐家，以及园艺工人、酒馆和糖果店的老板。直到庆祝晚宴过后，他还兴高采烈地嘱咐妻子先去睡一觉，休息一下，然后又在楼上爬上爬下。他把小桂树、纸条彩带等都搬上了楼，把最好的一间屋子装饰成了一座真正漂亮的神坛华盖。他还另外支起了一个乐台。请来的乐师们在低声调试着乐器。等到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约翰这才走进卧室，唤醒他的妻子。实际上她也根本睡不着，在耐心地等候着重新出场的时刻。约翰庄严地陪伴着妻子走向神坛，她在华盖下的一张用鲜花簇拥着的沙发椅上坐下。顿时，旁边房间的门打开了，一声响亮的号角，接着乐队齐奏。左邻右舍、上上下下的住户都被从梦中惊醒，穿着睡衣拖鞋，戴着睡帽，纷纷冲到窗户外，抢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怪事。这时善良敦厚的玛格达伦娜坐在花中的锦座上，面带羞涩，深感不安。她觉得不应该以她为中心，一切光荣都应该归功于她的丈夫才合乎情理。接着重开筵席，觥筹交错，酒酣耳热，逸兴遄飞。随即又奏起了热烈的舞曲，大家开始跳舞。玛格达伦娜喊道：“请停一下，请停一下！这样跳不行。已经半夜了，邻居们会怎么说我们呢？”“不会打扰他们睡安稳觉的！”她丈夫一面说着，一面带头脱下了皮鞋。于是大家都跟着照办。这些人的袜子不知跳破了多少洞，他们就这样一直欢乐到天亮。

*

路德维希已经长成一个壮实的小子了，他不久就要满三周岁。在早期的婴儿时代，他闯过了天花这一关，但他褐色的小脸上却因此而留下了不少痘瘢。他父亲常常看着他的儿子摇头，然后用孤芳自赏的神气照着镜子说：“我怎么有这么一个丑儿子？他一点

也不象我!”

妻子对丈夫褒贬儿子的话根本不予理会，因为她知道丈夫根本不明白他自己的话轻重如何——虽然丈夫对于其他的事也许比她明白得多。至于她的老公公则绝对不赞同约翰的意见：“美，象一般人所说的美，小路易斯确是不够。但是，玛格达伦娜，你应该知道，对于男子来说，美乃是上天赐予的危险礼物。漂亮的男人大都没有多大的成就。凡认为小路易斯丑的人，只能表明他的糊涂。你看路易斯的前额鼓得圆圆的，多美啊！他那双灰眼睛亮得都发光了！我们觉得他是完美无缺的！”

这位宫廷乐队大师非常珍爱他的小孙子，所有的空闲时间，全都用到了孙子的身上。他住的房子和路易斯家斜对门，孩子不久就认得了这条路，常常自己单独跑去，坐在那里的地板上玩，轻声地自言自语或是唱着歌。爷爷通常是坐在旁边的高背椅子上，叼着烟斗，目光一刻也不从他孙子的身上移开。

*

1773年的圣诞节到了。节日的第一天约翰那里就收到了礼品。老祖父决定，圣诞夜给他的孙子单另点燃一棵小圣诞树。下午，他要带着小孙子一起去散步。在接连几星期阴冷的寒雨之后，最近下了一场雪，把波恩装扮成了一个水晶似的世界。

这一老一小在雪地上走着，老人缓缓地迈着步子，为了不要累着身边的孩子。可孩子却毫无难色地一个劲往前赶。许多来来往往的人都向他们投以注视的目光。俩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乐队大师戴着一顶豪华的褐黄皮帽子，身穿一件红色的大衣，黑色的丝袜，漆皮鞋上的银扣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那身着全白皮衣的小孙子在他身边摇摇晃晃地走着。老人不时地同遇到的熟人客气地

打个招呼，彼此祝愿节日快乐。而小路德维希却总是不耐烦地要往前走。他们走出波恩小巷，转弯走向市集广场，孩子欢呼了起来，乐队大师也不得不停住了脚步。

只见广场周围栉次鳞比的房屋，雪光耀眼，在碧蓝的晴空映衬下，它们的各不相同的屋顶呈现出千姿百态神奇的光彩。高耸的议会大厦和它门前宽广的台阶为整个广场增添了壮丽的景色。

小孙子催着往前走：“来，爷爷！《逃兵》！”“对，路易斯，《逃兵曲》！”“我们不要错过钟声的时间。”

他们继续向前，走近议会大厦，转过墙角站在大主教堂宫廷的塔楼旁。那闻名遐迩的钟声演奏就发自这座塔顶的钟楼。

路德维希聚精会神地站往听，“跟着唱，爷爷！”老人按照孙子的要求，低声吟唱起自己听过、唱过千百遍的、出自蒙西尼著名歌剧的曲子。随之，孩子清脆的歌声也响了起来。他刚刚三岁，话还说得流利，可歌唱得真好。老人对他的小孙子爱唱歌同样非常喜欢，只不过每唱起这支乐曲都微微引起他的一丝悲伤。因为这是他拿手的曲子，可他谢别歌台不觉已快有两年了。

他们绕过宫殿的四方广场，走进御花园。花园里长长的林荫路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观音杉夹道给孩子们提供了理想的捉迷藏场所。小路易斯把他的爷爷安顿在往常等待的地方，准备跑去参加，迎面过来了两位衣着华贵的大人物：选侯马克斯·弗里特利希和男爵贝尔德布什——选侯的全权大臣。宫廷乐队大师赶忙把孩子拉到旁边，摘下帽子，必恭必敬地迎候走来的人。

“啊，亲爱的贝多芬！”选侯说。他是一个身材短小、和颜悦色的老人，“您这会儿也出来享受一下大好时光了？倒是戴上帽子吧！外边冷，您已经不是太年轻的人了。噢，这是您的孙子？是个壮小子！和他祖父象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选侯说着，用戴了手套